

FIRST AMONG EQUALS



FIRST AMONG EQUALS
FIRST AMONG EQUALS
FIRST AMONG EQUALS

FIRST AMONG
first among equals

谁是首相

EQUALS

〔英〕杰弗利·阿切尔 著
阎小昆 译

first among equals

著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谁是首相

FIRST
AMONG
EQUALS

(英) 杰弗利·阿切尔著
阎小昆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建华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谁是首相

译者 阎小昆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2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625

印数 1—3,100册 字数 304 千

ISBN7-5411-0485-X/I·448

定价：4.70元

序 言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 星期三

如果查尔斯·西莫尔早出生九分钟，他就会成为伯爵并继承苏格兰的一座城堡、索美塞得郡的22000公顷土地以及伦敦城的一家欣欣向荣的银行了。

查尔斯在人生的第一次角逐中便屈居第二，几年过后他才悟出了这种形势的全部意义。

他的孪生兄长鲁珀特从呱呱坠地之时起就多灾多难，不仅患有一般的儿童疾病，而且还染上了猩红热、白喉和脑膜炎，使他的母亲西莫尔夫人担心他会夭折。

查尔斯却是一个幸运者，他继承了西莫尔家的踌躇大志。几年过后，初次接触他们兄弟二人的人竟产生了错觉，认为查尔斯才是伯爵爵位的当然继承人。

查尔斯的父亲竭力想发现鲁珀特有什么强过他兄弟的地方，然而他失败了。八岁时，弟兄二人被送到了撒莫尔菲尔德，同前辈人一样，在那里准备功课，好进入治学严谨的伊

顿公学读书。伊顿公学可以说是牛津的预备学校，查尔斯在入学的第一个月里就被选为班长，此后一路顺风，在十二岁便成为全校学生的小头目。他在各方面都使兄长鲁珀特黯然失色。他的门门功课都优于鲁珀特，在划船比赛中也屡次挫败他，还在拳击场上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一九四七年，当他们的祖父、布里奇沃特尔第十三伯爵过世以后，十七岁的鲁珀特便成了西莫尔子爵，而查尔斯只获得姓名前一个毫无意义的尊称。

每当听到陌生人称他的兄长“阁下”时，查尔斯便感到怏怏不快。

在伊顿公学，查尔斯在学习和其它方面继续出类拔萃，毕业前夕，他成了校联谊辩论俱乐部主席。毕业后他进了牛津大学攻读历史。鲁珀特在此期间却表现平平。十八岁时，这个年轻的子爵回到了索美塞得郡他家的庄园，继承了22000公顷土地，成了庄园主。

在牛津大学，查尔斯摆脱了鲁珀特的影子。他春风得意，认为进牛津大学已达到了他履历的最高峰。他在平时勤奋攻读历史，在周末出席社交聚会或去狩猎。由于他的兄长鲁珀特毫不具备搞金融的素质，人们一度认为查尔斯从牛津毕业后将继承他父亲的西莫尔银行，就任董事长，尽管最终继承他家在银行的股份的是鲁珀特。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打破了这个为查尔斯设想的“最妥当计划”。一天晚上，查尔斯的一个同学连拖带拽把他弄到了牛津学联会，他要查尔斯去听一听牛津——剑桥划船比赛周动议，题目是“宁当下院议员而不当贵族君主”。使众人瞩目

的是学联会主席邀请了内阁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作这一动议。

大厅里听众爆满，学生们个个屏气凝神，兴致勃勃地听这个德高望重的政治家的精采讲演。他的发言雄辩有力，妙趣横生，不愧是著名的演说家。查尔斯在大厅的后边就坐，他全神贯注，双眸一刻也没离开过丘吉尔。他蓦然意识到，如果不是出生时偶出意外，丘吉尔本来是会成为马尔堡第九公爵的。三十年来，丘吉尔一直是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鉴于他的功德，国家授予他包括伦敦公爵在内的头衔与荣誉，可是他都加以拒绝了。

从那天起，查尔斯不让人在他的名字前再使用尊称，他雄心勃勃，不再把眼光投在头衔上边。

另一名牛津学生西蒙·克斯勒克那天晚上也听了丘吉尔的演说。他是学联会主席，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带独坐在讲台上，那是他任主席的权利。他也听得出神，全然没有注意到下面同学们的反映。丘吉尔的话也使他大受启迪，颇有感触，使他也开始着眼于他的未来。

尽管西蒙·克斯勒克出生时是先拨头筹，可是他在其它方面的条件都劣于查尔斯。他是一个家庭律师的儿子，家中经济拮据，父亲不敢担保经济条件能允许西蒙念完地方公立中学。后来西蒙好不容易上了兰辛学院，毕业前的那一年父亲便死了，只留给西蒙的母亲一笔微薄的养老金和一座祖传的大钟。父亲葬礼后的一个星期，母亲便卖掉了那座大钟，好让西蒙能够完成学业。这笔费用在许多人家的子弟看来是

微不足道的。西蒙的母亲希望儿子能够获得上大学的机会。

从蹒跚学步之日起，西蒙就争强好胜，要在各方面都挫败他的竞争对手。用美国人的眼光来看，西蒙是一个“有作为者”，可是他的许多同代人出于嫉妒，认为他是一个盛气凌人、恃才傲物的家伙。在兰辛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西蒙受到了校长的冷落，校方不保举他入名牌大学，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原谅校长这种有失远见的作法。毕业后刚过几个星期，他收到牛津马格德伦学院的一封通函，通知他未被牛津大学录取，这是西蒙无法容忍的决定。

就在这时，达拉谟大学向他提供了入学奖学金，可是他回信拒绝了。“达拉谟大学里出不了首相，”他这样向母亲解释。

“那么剑桥大学怎么样？”母亲一面擦拭碗碟，一面问儿子。

“也不符传统，”西蒙回答。

“可是既然没有机会进牛津大学，那——？”

“我没说过这样的话，母亲，”年轻的西蒙说，“我现在要说的是在新学期的第一天，我会成为牛津大学的正式学生。”

母亲养育了西蒙十八年，对他深有了解，她没再多问。

距牛津大学新学期开学还有十四天，西蒙在伊夫里街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下来。他坐在房间角落的一张桌子旁，无一遗漏地写下了牛津各学院的名称。他把它们分成五栏，打算每天上下午各专访三所学院，直到校方对他的问题予以肯定的答复为止。他要提的问题是：有没有已被录取但不能就读

的学生？

三天过去了，西蒙仍一无所获，他有些失望了，打算下星期就放弃牛津，到剑桥大学去试试运气。可是就在第四天下午，他终于得到了第一个肯定的答复。

沃尔斯特学院的阿兰·布朗是西蒙四天来所见到的第十二个学监。他摘下鼻梁上的眼镜，仔细端详这个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人。

“不错，”布朗学监回答说。“有个从诺丁安郡高级中学录取的新生不能入学，他上个月已死于车祸。”

“他准备攻读什么学科？”西蒙声音有些发颤，心里局促不安，但愿那学生不是攻读化学、人类学或古典文学等学科。布朗瞧了瞧桌上的名册，看来很乐意回答西蒙的问题。

“历史，”他告诉西蒙。

西蒙的心怦怦直跳。“我本来要在马格德伦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或经济学，可是后来未能如愿以偿，你能让我来补这个学生的空缺吗？”

年长的学监忍俊不禁，二十多年来，他还从未见过这种事例。

“你的全名？”他重新戴上眼镜，好象言归正传，郑重其事地开始同西蒙会晤。

“西蒙·克斯勒克。”

布朗博士抓起身旁的电话，“尼格尔吗？”他说。“我是阿兰·布朗，你们是不是曾考虑过录取一个叫克斯勒克的青年进入马格德伦学院就读？”

当儿子进入牛津大学并当上学联会主席后，克斯勒克夫

人并非少见多怪，那岂不是在儿子通向首相之路上的一块基石吗？格莱斯顿首相，艾斯奎史首相……未来的克斯勒克首相。

雷·古尔德出生在里兹他父亲肉店楼上一间狭小、禁锢的房间里。他同孱弱多病的祖母在这间屋里一起生活了九年，直到她在六十一岁去世为止。

雷同祖母朝夕相处，感情笃深。他的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了，祖母多年来一直守寡。他时常如痴如醉地听祖母讲述祖父穿着潇洒的军服在大战中的英雄事迹——那件军服还整洁地叠放在她的抽屉里。在她床边那张褪了色的照片上还能见到祖父当年的英姿。祖母的讲述也使雷不胜悲伤，因为祖母时乖命蹇，过早死了丈夫，三十年来居孀守寡，含辛茹苦，住在这闭塞的小屋里，伴随她的只有她的衣物和一个装有五百英镑不能兑换的战争债券的信封。

雷的祖母无需立什么遗嘱，因为她一贫如洗。在她死后，雷继承的仅有这间小屋。一夜之间，它成了他的书房——里边塞满了形形色色的不断变换的书籍，有从图书馆借来的，也有学校里的各种课本。有的书籍借期已满他仍不归还，宁可掏出菲薄的零用钱交付罚款。每当雷把学习成绩单带回家来，父亲都喜形于色，看见儿子在学校里的出色表现，他明白了，以后不用将肉店铺名改为“古尔德父子”，因为儿子将来必有造化，无需再搞卖肉的营生。

刚过完十一岁生日，雷便获得了鲁恩德赫中学的奖学金。开学那一天，他穿上了他的第一条长裤子——母亲把裤

角卷了几英尺——戴上了很不合适的角质架眼镜，前往新学校出席开学典礼。雷的母亲希望入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些象雷一样骨瘦如柴、营养不良的孩子，还希望雷的波状形红头发不会使他遭人嘲笑和奚落。

第一学期结束时，雷在学习上已把班上所有同学远远地抛在后面。雷成了学习上的佼佼者，校长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他跳级学习，“使这个少年得到磨砺”——这是校长向雷的父母所作的解释。

一年以后，由于雷的勤勉，他的总成绩在全年级名列第三，而拉丁语和英语名列第一。只有在运动项目中雷才显出劣势，无法与其他同学匹敌。尽管他才思敏捷，聪颖过人，可是这无法与他孱弱的身体协调一致。那一年，雷在学习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学校传统的作文竞赛中的一举夺魁。

每一年，作文竞赛的优胜者都要在全校授奖大会上当着全体学生和家长宣读自己的作文。在交参赛作品之前，雷已在他禁闭的小屋里进行了演练，反复大声地朗读他的作文。他担心如果获胜而他准备不及时在宣读中会出错丢丑。

雷的年级主任告诉学生们作文竞赛可自选题目，但是必须记述他们刻骨铭心的经历。到六周后作文竞赛的截止日，他一共收到三十七篇作文。雷在作文里记述了他在肉店楼上那间闭塞的房间里同祖母的生活。读完雷的作文以后，年级主任已认定竞赛优胜者已非雷而莫属了。当他出于职责勉强读完所有参赛作品后，他毫不犹豫地推荐雷的作文获奖。不过他对雷的作文标题有所保留，建议他更改。雷感谢了他的

好意，但是仍固执地保留了原来的题目。

授奖典礼日的上午，学校礼堂里云集了全校的学生和家长。校长致词以后宣布：“现在由作文竞赛获奖者雷·古尔德宣读作文。”

雷离开座位，满怀信心地登上讲台。下边师生、家长共两千多人，可是他却毫无惧色。他刚念完作文题目，一些低年级的学生窃笑起来，他有点沉不住气，结结巴巴地念出了前面几行。可是念到后面，整个礼堂里已变得鸦雀无声。雷的作文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采声。

十二岁的雷·古尔德走下讲台，来到礼堂中央的父母身旁。他的母亲垂着头，可他仍能看见她脸颊上挂着的泪珠。他的父亲在克制着感情，不想显得过于自豪。雷坐下后掌声仍在继续，他低下头，眼光停在了获奖作文的标题上：我任首相后立志要进行的改革。

安德鲁·弗雷泽还坐在婴儿车里的时候便出席了他的第一次政治会议。情况确是如此，当时他的母亲坐在礼堂的讲台上，父亲正在进行竞选演说。他被留在走廊上。他很快明白了，掌声表示他的母亲即将回到他的身旁，然而他并不知道父亲为获得爱丁堡市议会的边际席位刚向卡尔顿选区的选民们发表了演说。他的父亲邓肯·弗雷泽是战后苏格兰最佳橄榄球中卫。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个球场上的骁将能在政治舞台上获得成功。果然，那一次他未能为保守党赢得这一席位，不过他仅以几百票的劣势失利。三年以后，弗雷泽已是一个四岁的孩子，长得挺结实。母亲带着他在城市内奔走，

为父亲竞选助威呐喊。这一次他父亲以二百零七票的多数当选市议会议员。

安德鲁的父亲为选民兢兢业业地工作，成绩有口皆碑。这使他在此后九年里都把这一边际席位把握在自己手中。安德鲁十三岁时已长成了一个英俊少年，他个头不高，挺结实，一头笔直的黑头发，嘴角上常挂着笑容。此时他对当地的政治知晓甚多，已在帮助父亲组织第十五次竞选。这时爱丁堡卡尔顿选区的保守党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他的父亲可稳操胜券，这一边际席位已变成了把稳席位。

安德鲁在爱丁堡专科学校就读时被选为校辩论协会会长，不过这并不足为怪。使广大同学对他刮目相看的是：在安德鲁的率领下，校辩论队在苏格兰各中学的辩论中力挫群雄，一举问鼎。尽管安德鲁身高不过五英尺九，可是他被公认为自从他父亲在一九一九年任该校球队队长以来全校最佳橄榄球中卫。

安德鲁毕业后被爱丁堡大学录取，专攻政治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被选为校学联会主席和校橄榄球队队长。

那一年，邓肯·弗雷泽当上了爱丁堡市长。刚毕业的安德鲁同母亲一道随父亲前往伦敦白金汉宫，出席女王授予爵士称号的仪式。仪式完毕后，邓肯爵士前往下议院赴约，会见爱丁堡卡尔顿选区的下议员恩斯里·门罗。两人共进午餐。门罗告诉邓肯爵士他不打算再竞选这一席位，要他物色新的候选人。邓肯爵士喜上眉梢，他想到了他的儿子安德鲁，他可以接替门罗，成为他的下议员。

安德鲁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留在学校，继

续写题为“苏格兰保守党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就在这时，门罗正式宣布退出下次竞选。安德鲁再也掩饰不住他的真实感情，他跃跃欲试，打算竞选这一席位。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爱丁堡晚报中页的一个显赫标题。这家报纸认为如果保守党想要获得这一边缘席位，安德鲁·弗雷泽理当做候选人。邓肯爵士担心选民们会认为安德鲁太嫩，初出茅庐，于是在第一次选举会议上提醒他们，说历届首相中有八个是苏格兰人，他们都是在三十岁以前当的下议员。选民们点头赞同邓肯爵士的话，他心里不胜喜悦。那天晚上，邓肯爵士给儿子打了电话，约他第二天在新俱乐部共进午餐，商讨竞选计划。

“你是否想到过，”邓肯爵士要了第二杯威士忌后说。“父子二人代表同一个选区，那将是爱丁堡保守党的重大时刻。”

“更是工党的重大时刻，”安德鲁瞥了父亲一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邓肯爵士说。

“我的意思很明白，父亲，我不打算作为一个保守党人参加竞选，我希望做工党的候选人——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我。”

邓肯爵士懵住了。“可你素来就是一个保守党人，”他说，一个词比一个词吐得重。

“不对，父亲，”安德鲁紧接着说。“我的一生中你才是一个执着的保守党人。”

第一篇

1964—1966

后座议员

第一章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四

下院议长起身扫视了一下议会大厅。他拽了拽长长的黑丝袍，然后又理了理覆盖头部的假发。刚才下院质询首相，议员们闹闹嚷嚷，整个大厅秩序大乱。现在议长很高兴，因为时针已指到三点三十分，现在是进行下一个议程的时候了。

等五百多议员安静下来后议长庄严地宣布：“新议员就任宣誓开始。”议员们把眼光移向了大厅上边的非议员席，那里站着工党组阁两个月后第一次补缺选举的获胜者。

这位新议员同站在他两边的推荐者和附议者向前迈了四步，然后象训练有素的禁卫军军官立住脚，鞠躬敬礼。新议员身高六英尺四，具有天生的保守党人的气质，更不乏英国贵族的体态与风度。他穿着有双排纽扣的深灰色制服，打着皇家禁卫军的那种栗色领带，茂密的金发梳理得十分光洁。他举步朝立在议长座椅前边的大桌子走去。

他把推荐者和附议者留在后边，来到执政议席这一方，经过首相和外交大臣的身旁，然后从议会秘书手中接过写有

誓言的卡片。

他手持誓言，从容地高声念诵，仿佛是在宣读他的结婚誓言。

“我是查尔斯·西莫尔，在此庄严宣誓。我决心遵照法律，忠实于女王伊丽莎白陛下，忠实于她的后嗣和继承人，愿上帝保佑我。”保守党议员们为他们的新同僚热烈鼓掌。议会秘书把新议员向议长做了介绍。查尔斯走到议长座位跟前，施礼鞠躬。

“欢迎你进入下院，西莫尔先生，”议长握着他的手说。“希望你能连任下议员。”

“谢谢，议长先生，”查尔斯又鞠了一个躬，然后走到议长座位的后边，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小小的仪式。在此之前，他同保守党组织秘书长一起在办公室外边的走廊上进行过演练。

在议长座位的后边，查尔斯会见了反对党领袖亚历克·霍姆爵士，他也热烈地同查尔斯握手。

“祝贺你竞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查尔斯。你一定会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作出很大贡献。”

“谢谢，”查尔斯回答。等到霍姆回到反对党前排座席以后，查尔斯才从旁边的过道走上去，在后边的长条绿硬凳上坐了下来。

在此后的两小时里，查尔斯怀着既敬畏又激动的心情同议员们一起进行下边的议程。他毕生第一次发现在议会大厅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不是他顺理成章、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唾手可得的。他膘了一眼观众席，那里有他的妻子菲欧娜，还